

■ 许地山

空山灵雨

·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 ·

林华生 著

空山灵雨

文学研究学会丛书

上海书店出版社



●许地山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

空 间 雨

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九年再版排印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2 号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三十本)

鲁迅 冰心等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文字 603 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36.125 印张 2895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1—5500 套

ISBN 7-5059-2035-9/I·1416 定价:168.00 元

(折零优惠¥4.30 元)

序

近年，散文颇有些热闹的味道了。

论理，在小说、诗歌擅胜一时之后，散文也不该再如以往那么冷清了。但，与小说、诗歌不同，散文的热闹不是时下之风，而是炒卖四十年前的历史存货，这是个值得探讨的现象。

五四以后，中国的文学界发生了革命。就艺术形式而言，西洋的小说、诗歌、话剧，横向地移植到中国，取代了章回、格律和以歌唱为主的旧有模式，虽然唱的最高境界是说，也足够令人尴尬的了。而散文则不，固然，异域的观念也曾经发生过位移，其结果却不是简单的替换，而是与本国的传统相糅和，出品了优质的再生产品，不象前三个文学门类那样，要经历那样一个蹒跚的学步过程，至今仍免不了模仿的痕迹。因此，鲁迅评价新文学运动说，散文的成绩最为辉煌，超过了其时的小说、新诗、话剧的成就。鲁迅的评价是准确的。时至今日，说到那一时代的散文名家，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数出三十位而感到还有遗漏。有这些作家中，有些人兼搞别样，今天看来已然品位不高，应该谈忘的了，而他们的散文作品却时时被人们所记诵，从这一点说，散文的艺术生命，似乎比小说、戏剧、诗歌还可以更为长久地保存下来。因为，同其它文学门类不同，散文是最能透射出作家的学识、情趣、操守、情感、人格的，从而也

就最容易相互勾通。可惜，五四以来形成的这个优秀传统，四十年间发生了断层，至今还没有完全弥合。相形之下，时下的文章，未免做作，仿佛是裱出来的，丢进洗衣机，一洗，全是糨糊，这样的东西写多了，自己也难免糊涂，接受主体又如何能够喜欢？及至轮到散文好不容易热一回，却拿不出自己的货色，只有向历史讨教，这当然是前辈的光彩。

但是，这并不意味，五四以来的散文已然尽善尽美，发展到极至，无可超越的了。众所皆知，中国的散文历史悠久，倘若从甲骨与青铜算起，是应该比韵语还要长久的。在传统的散文观念里，小说除外，经、史、子、集中的文章都可以冠以散文的。五四以后，有一种将散文精确化的倾向，一方面，增重了它的文学色彩，另一方面又将其软化，散文似乎只余下叙事与抒情的功能，而且三十年代后，又似乎只有抒情体裁被视为散文的正宗，这就免不了格局狭隘，丧失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园地且少活力了。〔一〕其实，散文是大可以随便的，生活有多么丰富，散文也就应该有多么丰富。当然，在那时，也仍有不少散文的名家，恪守旧道，捡到篮里便是菜，不受什么框架的束缚，而不惮于无所不包，难免会让今天的散文作家惊诧，甚或以为不足道哉。

但是，上面的话，并没有抹煞的意思，而目的那一时期的散文成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今天还有那么多的热心读者，还有那么多的选家纷纷登场便是一个例证。于是也就产生我们的酝酿与构思。这就牵扯到选篇与选书的优劣比较了。应该说，这二者是各有千秋的，

〔一〕 这个问题仍在争论，现在又似乎有大散文观复潮的趋势。本书库采取的还是约定俗成的准则。

不能够相互替代。关于选篇的优点，这里不去讲它，对于后者，或许更能够客观地展示作家与作品的原有风貌，从而也就避免了选家们的某些偏颇。另一方面，这些原作，久已不流行了，在一般的图书馆里也难以见到，且有上升为「文物」的趋势，如果将其中的一些精品排印出版，〔一〕窃以为不仅对于读者，即使对于当代的散文作家与研究家（原本大概也读得不多）是应该不仅可以感悟到其中的文学氛围，也还可以领略一些版本价值。俗话说，隔日如新，在历史尘封了多年之后，一旦面世，这些名家的原版作品，当会引起纷纷的新鲜之感罢。

准此，我们选辑了鲁迅、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郁达夫、丰子恺、叶绍钧、冰心、郭沫若、茅盾、胡适、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许地山、郑振铎、夏丏尊、钟敬文、沈从文、梁遇春、施蛰存、巴金、阿英、陈西滢、朱湘、陆蠡、张爱玲、李广田、何其芳、苏雪林等三十位名家的代表作品。这样，五四以来的散文名篇大体上也就罗致在内了。读那时的散文，是时时感到一种繁星丽天的愉悦的。如果有可能，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的，这或者为贤者所鄙，以为不足道。其实，选家的劳动应该是一种切切实实的津梁性的工作，自有价值。当然，这些话也依然会被讥为秋虫吊月，佷栏自热的了。这自可不必去计较。但选家也真有时困惑，所谓砖儿何厚？瓦儿何薄？跑掉的鱼是大的，这就需要致谦而有待于提高眼光的精审。同时需要申明的是，在本书库的编选过程中，得到了顾志诚、奚跃华、黄亚昌等先生的热诚支持，是要郑重感谢的。

〔一〕 据较好的原版本排印，只是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以适应目前读者的需求。

孔老夫子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倘若我们的工作能够鉴往知来，对于中国当代的散文发展有所推动而不是「美女入室」，我们也就满足了。

四

王彬

92.12.20

出版说明

许地山(1893—1941)，原籍福建龙溪，生于台湾。原名赞堃，字地山，笔名落华生。

许地山的散文创作分为前后两期。早期以《空山灵雨》为代表，晚期以《上景山》、《先农坛》、《忆卢沟桥》为主。《空山灵雨》收录了四十四篇散文，1922年起，以《空山灵雨》为题，连续刊载于《小说月报》，最负盛名的是《落华生》那则短文。

许地山早期散文朦胧着一层神秘虚幻的宗教色彩，沈从文评论是「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毫不牵强地融成一片，从而显示出一种怪异的格调。晚期散文，许地山一洗旧日钻华，而代之以写实和严肃的思考，标帜着他的散文达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但却不如早期的散文对人的影响之深。

弁言

生本不乐，能够使人觉得稍微安适的，只有躺在床上那几小时，但要在那短促的时间中，希冀极乐，也是不可能的事。

自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就枕。在睡不着时，将心中似忆似想的事，随感随记，在睡着时，偶得趾离过爱，引领我到回忆之乡，过那游离的日子，更不得不随醒随记。积时累日，成此小册。以其杂沓纷纭，毫无线索，故名空山灵雨。

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落华生

目次

弁言	一
心有事	一
蝉	三
蛇	四
笑	五
三迁	七
香	八
愿	九
山响	一
愚妇人	二
蜜蜂和农人	五
「小俄罗斯」底兵	七

爱底痛苦	一八
信仰底哀伤	二〇
暗途	二二
你为什么不来	二四
海	二六
梨花	二七
难解决的问题	二八
爱就是刑罚	三〇
债	三二
瞰将出兮东方	三五
鬼赞	三七
万物之母	三九
春底林野	四二
花香雾气中底梦	四四
藤萝	四七
七宝池上底乡思	五〇
银翎的使命	五五
美底牢狱	五八

补破衣的老妇人	六〇
光底死	六二
再会	六四
桥边	六七
头发	六九
疲倦的母亲	七一
处女的恐怖	七三
我想	七六
乡曲底狂言	七八
生	八一
公理战胜	八二
面具	八四
落花生	八五
别话	八七
爱流汐涨	九〇

心有事（开卷底歌声）

心有事，无计问天。

心事郁在胸中，教我怎能安眠？

我独对着空山，眉更不展，

我魂飘荡，犹如出岫残烟。

想起前事，我泪就如珠脱串。

独有空山为我下雨涟涟。

我泪珠如急雨，急雨犹如水晶箭，

箭折，珠沉，融作山谿泉。

做人总有多少哀和怨：

积怨成泪，泪又成川！

今日泪、雨交汇入海，海涨就要沉没赤县：

累得那只抱恨的精卫拚命去填。

呀，精卫！你这样做，虽经万劫也不能遂愿。

不如咒海成冰，使他像铁一样坚。
那时节，我要和你相依恋，
各人才对立着，沉嘿无言。

蝉

急雨之后，蝉翼湿得不能再飞了。那可怜的小虫在地面慢慢地爬，好容易爬到不老的松根上头。松针穿不牢底雨珠从千丈高处脱下来，正滴在蝉翼上。蝉嘶了一声，又从树底露根摔到地上了。

雨珠，你和他开玩笑么？你看，蚂蚁来了！野鸟也快要看见他了！

蛇

在高可触天底桃榔树下。我坐在一条石凳上，动也不动一下。穿彩衣底蛇也蠕在树根上，动也不动一下。多会让我看见他，我就害怕得很，飞也似地离开那里，蛇也和飞箭一样，射入蔓草中了。

我回来，告诉妻子说，「今儿险些不能再见你的面！」

「什么原故？」

「我在树林见了一条毒蛇：一看见他，我就速速跑回来，蛇也逃走了。……到底是我怕他，还是他怕我？」

妻子说：「若你不走，谁也不怕谁。在你眼中，他是毒蛇，在他眼中，你比他更毒呢。」

但我心里想着，要两方互相惧怕，有才和平。若有一方大胆一点，不是他伤了我，便是我伤了他。

笑

我从远地冒着雨回来。因为我妻子心爱底一样东西让我找着了，我得带回来给她。

一进门，小丫头为我收下雨具，老妈妈也借故出去了。我对妻子说，「相离好几天，你闷得慌吗？……呀，香得很！这是从哪里来底？」

「窗棂下不是有一盆素兰吗？」

我回头看，几箭兰花在一个汝窑钵上开着。我说：「这盆花多会移进来底？这么大雨天，还能开得那么好，真是难得啊！……可是我总不信那些花有如此底香气。」

我们并肩坐在一张紫檀榻上。我还往下问，「良人，到底是兰花底香，是你底香？」

「到底是兰花底香，是你底香？让我闻一闻。」她说时，亲了我一下。小丫头看见了，掩着嘴笑，翻身揭开帘子，要往外走。

「玉耀，玉耀，回来。」小丫头不敢不回来，但，仍然抿着嘴笑。

「你笑什么？」

「我没有笑什么。」

我为她们排解说，「你明知道她笑什么，又何必问她呢，饶了她罢。」